



江姐奉命來重慶 發展了十多名女黨員

西南大學校史館牆上有三份女師院學生的學籍檔案複印件。它們之所以能享受上牆展示的校史榮光，恰是因為檔案主人的光榮身份：白色恐怖時期的重慶地下中共黨員。她們雖然沒和江姐有直接合影，但校史資料記載，她們正是江姐直接領導下的女師院地下黨支部成員，分別是：原國立女子師範學院1944級國文系的王育為，1946級教育系的賴松，1948級史地系的羅玉清。其中的賴松，還是江姐與女師院的重要聯絡人，後來也是支部書記。

這些女大學生究竟怎麼跟江姐發生聯繫，江姐有著怎樣具體的學運風雲呢？根據校史資料，翻閱大量口述回憶，特別是前面提到那本《江姐真實家族史》等書籍，風雲年代的激蕩青春漸漸展露真容。

中斷四川大學學業
來重慶負責學生運動

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也簡稱“女師院”，時有回憶文章也稱重慶女師院），1940年9月創辦於江津白沙鎮，是抗戰時期全國唯一的女子高等學府。抗戰勝利後，學校於1946年遷到重慶九龍坡——現四川美術學院黃桷坪校區內。1950年10月，女師院與位於沙坪壩區的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合併組建為西南師範學院。

江姐與女師院的正式聯繫始於1947年。全面內戰已爆發，重慶天空烏雲密布。

迫於時局，1946年5月，原本在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跟著周恩來同志暫遷到了南京。這年8月，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撤銷。1947年3月初，國民黨反動派勒令中共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全部撤回延安……革命形勢陡然嚴峻。本在四川大學讀書的江姐根據黨的安排，中斷學業，回到重慶，其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負責重慶的學生運動。黨史資料記載，江姐直接聯繫的正是位於黃桷坪的女師院、育才學校和位於南泉的私立西南學院。

1947年4月，受重慶市委指派，江姐直接去女師院與一位名叫賴松的女學生接頭。

女師院誕生於抗戰之中，學校民主空氣濃郁。這時，執掌女師院的是第二任院長勞君展教授。勞君展曾是毛澤東同志領導的湖南新民學會會員，留學歐洲時，曾師從居里夫人，是居里夫人的第一個中國女弟子。勞君展的丈夫是九三學社創始人許德珩，夫妻二人都是周恩來熟悉的愛國民主人士。而這位賴松正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委員會委派、與黨有聯繫的進步女青年。1946年秋，根據黨的安排，賴松考進女師院教育系，目的就是為了黨組織依託她開拓這裡的學運工作。賴松沒有辜負黨組織的期望，一入女師院，便行動起來，首先在新生中結識了汪盛榮等幾個進步同學，抱成一團，發行進步報刊，積極醞釀民主運動。

1946年12月底，北平傳來女大學生沈崇被美軍強奸的消息後，南方局青委的蘭健同志化名劉敏，配合重慶市委的彭詠梧和江姐等尋機在全市展開聲勢浩大的抗議運動。在蘭健（劉敏）的直接領導下，賴松在女師院迅速組織進步同學開展宣傳鼓動，率先在全校掀起“抗暴”浪潮，女師院也因此成為全市學生運動的“火車頭”，所以也就成為江姐重點聯絡的對象。

江姐一提及
接頭人就“顧左右而言他”

但江姐奉命前去聯繫時，一開始卻受到賴松的懷疑，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因為當時黨組織雖然把賴松的工作關係直接轉到了重慶，但她還不是正式黨員，而在此前的2月，蘭健（劉敏）已不幸被捕，賴松本人也一個多月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江姐的突然來訪，不能不引起賴松的警惕。丁少穎先生的《江姐真實家族史》講述了這樣的細節。

1947年4月的一天，江姐走進女師院，探聽到賴松的住址。兩人一見面，見周圍無人，江姐對賴松說：“劉敏姐姐問候你。”賴松聽了心裡一驚：“劉敏是蘭健的化名，可蘭健姐姐已失去自由了呀，怎麼還會問候自己？這來人是不是有詐？”接著，江姐又和藹地問一些問題，賴松依然“顧左右而言他”，推諉著，深恐落入敵人的圈套。

與賴松比，此時的江姐早已是成熟的紅色特工。看見賴松不相信自己，反而覺得安慰，這樣的警覺，更能說明賴松值得信任。

過了幾天，江姐覺得已給足了時間讓賴松思考和猜測自己，沒必要再等了，就又去了一次女師院。江姐把賴松引到一處僻靜無人處，介紹了《新華日報》社撤走後重慶黨組織的恢復等機密情況，對賴松說：“2月27日的突然襲擊（指1947年的一次抓捕。作者注），是蔣介石搞全面內戰陰謀的公開顯示，我們黨也早已有了準備。但是，黨的公開機關被逼走，的確給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不便。現在，黨中央傳來了迎接革命高潮的指示，我們再不能坐等了，得做好準備，把學運持之以恆地進行下去，以實際行動迎接勝利。”

其實，自從上次見面後，謹慎的賴松發現並沒有被暴露的跡象，江姐此番談話又說出了黨的機密，所以她消除了疑慮，頓時有了找到親人般的喜悅，就詳細向江姐匯報了女師院的情況。江姐聽後說：“女師院的學運工作的確在全市起到了‘火車頭’作用。新生在學校的影響一般是較小的，但你們卻依靠新生在短期內打開了局面，連學生自治會也掌握在手里了，這很了不起。你把工作做得這麼有成績，黨組織非常高興。從這次與你的聯繫看，你表現出的沉着穩重，同樣令我覺得你成熟了。”賴松聽了有些不好意思。江姐微微一笑說：“從你介紹的情況看，學校的進步勢力還不夠堅強，也缺乏嚴密的地下核心組織，只有公開的臨時領導機構，可是一旦這仅有的臨時機構遭到破壞，我們的工作就會被動甚至癱瘓。你覺得是不是？”賴松信服地連連點頭。

“你想過該怎樣完善嗎？”江姐和氣地問賴松。

賴松思索了一會兒說：“想過，總覺得學校沒有直接的黨組織指導，像沒有底氣似的。”

江姐高興地抓緊了賴松的手，說：“有頭腦！我來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呢。這麼大個女師院，沒有黨的組織哪個行呢？”

賴松一聽頓時興奮地急問：“是不是要很快派人來？”

江姐又笑了，說：“沒有派的，我們就不能自己建么？跟我談談你對黨的看法、認識和你的經歷，可以嗎？”

賴松一聽，霎時激動起來。她意識到了江姐這樣說話的含義。

兩人再次接頭時，江姐慎重地對賴松說：“賴松同志，我們雖然相處時間不長，但黨組織考驗你已經很久了。我現在正式通知你，上級批准了你的入黨要求，而且不要候補期，是正式黨員。我做了你的人黨介紹人。賴松同志，祝賀你！”那一刻，賴松的激動無以言表，只覺得喉嚨發哽，熱淚盈眶。江姐又說：“只你自己入黨還不夠，我們還要在女師院吸收其他成熟的好同志加入黨組織。女師院的進步同志不少，考察這些同志的任務就交給你。”

發展女地下黨員十多人
建立了黨支部

從這以後，賴松更經常與江姐接頭談心，研究工作。江姐常用在川大時的經驗，指導賴松如何在學生中做工作，囑咐賴松保持沉着，注意與群眾的關係，教她如何保護學生領袖，既有效地發動學運又隱藏自己。賴松既沉穩又機敏，在江姐的悉心指導下，她通過完善學校的核心進步組織，認真考察和考驗了幾個積極分子，陸續吸收他們加入了黨組織，終於成功地建立了女師院黨支部。

從此，女師院的學運有了一個隱藏於學生群眾中的極富戰鬥力的領導核心。江姐在重慶負責學運期間，在女師院發展了地下黨員十多人，除中共女師院支部外，還建起了黨的外圍組織“六一社”。“六一社”源自1947年的6月1日發生的“六一搜捕”，這是國民黨反動派在正面戰場之外，對付共產黨開辟“第二戰場”的一次全國範圍內大搜捕，大量進步師生被鋪入獄，後來經過黨和民主力量等多方援救，大部分學生都被釋放。重慶市委決定把這部分進步力量組織起來，成立黨的外圍組織。一開始，這個組織叫“民主青年聯合會”（簡稱“民青”）等名字，彭詠梧和江姐都覺得這樣的姓名政治色彩太濃，容易引起敵人的注意，便決定各學校的類似組織都統一改為“六一社”。

“六一搜捕”事件之後，支持進步學生的勞君展被撤掉了女師院院長職務，取而代之的是反動的張邦珍院長，她開始打壓女師院進步師生。江姐親自找到楊蜀翹和賴松，指導她們發揮地下黨支部核心作用，機智勇敢地與反動校長鬥爭，還發起全校性的“驅張運動”。這在《西南大學校史》中得到了印證。

這，就是這張照片背後的故事。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檔案館 圖片由作者提供）

發現

這年，江姐在重慶發展十多名女黨員

一張珍貴照片的發現，追尋到1947年惊心动魄的故事

□鄭勁松



江姐

本版稿件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一張新發現的史料照片擺在我面前。我知道，它不僅填補了西南大學校史，甚至也填補了紅岩革命歷史的一項空白。因為照片有一個幾代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名字——江姐，但這張照片卻迄今鮮為人知。

正因為鮮為人知，照片的發現也相當不易。



江竹筠和在重慶女師院培養的地下黨員或“六一社”成員。（左起：楊蜀翹、江竹筠、劉德新、劉曉嵐）

從江姐的故鄉四川自貢發現

本為查證一位校史英雄——國立女子師範學院（西南大學淵源之一，以下簡稱女師院——作者注）走出的抗美援朝烈士楊肖永的家史，在其姐姐、同為女師院學生、也曾赴朝參戰且依然健在的楊凌羽給筆者寫來的口述材料中提到，她和妹妹楊肖永與江姐的表妹楊蜀翹曾住在同一個學生寢室：“江姐的表妹楊蜀翹和我是同一宿舍，她讀歷史系，我和她在重慶九龍坡小學教書時就認識。她是地下黨派來的，比我略高，人很瘦。她介紹我去工农夜校工作，給‘識字班’講課，我當時並不知道工农夜校是地下黨的組織。我們寢室住着八個人，四個中文系的，一個家政系的，一個歷史系的（楊蜀翹），一個音樂系的是我妹妹，還有一個記不得了……”

之前，我心里一直有個迷團：除楊肖永和楊凌羽姐妹外，她的兩個親弟弟後來也報名參軍並走上朝鮮戰場。楊家兄妹如此進步，是否受過進步力量的引導？這份口述中提到的“江姐的表妹楊蜀翹”或許就是線索。於是，几番“順藤摸瓜”下來，不僅搞清了楊蜀翹的身份，還不经意间在江姐的故鄉——自貢市的廣播電視台官網一條推文中發現了這張珍貴的照片。

之所以說它珍貴，是因為就筆者視野所及，此前雖然知道江姐曾在重慶領導地下學生運動，學校檔案館也有幾位據說是她發展起來的地下黨員的學籍資料，但苦於沒能找到江姐和女大學生在一起的直接證據。

而這張照片注釋中明確指出：江姐在重慶女師院培養的地下黨員或“六一社”成員，左起江姐的表妹楊蜀翹、江竹筠、劉德新、劉曉嵐。透過這張發黃的黑白老照片，不难看出，江姐確實是小說《紅岩》、電影《烈火中永生》以及歌劇《江姐》等作品中描繪的那種經典形象：個頭不高，身材嬌小，穿旗袍，外套薄毛衣開衫，面相和藹，笑容可掬，還透出一種溫存而幹練的氣質。幾位女大學生也像今天“追星族”般，笑得十分開心。

數十位江姐的身邊人可佐證

關於照片的真偽，筆者做了進一步考證，終於在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江姐真實家族史》一書中找到同樣的照片，圖注也完全一致。該書作者丁少穎，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曾歷任《知音》雜誌主編助理、良友雜誌社總編輯、《知音·海外版》編輯部主任和知音傳媒集團執行主編，該書是丁少穎採訪了數十位江姐的親人、朋友、同事及後人而寫成的紀實文學作品，資料可信。根據圖注名字，筆者也在西南大學檔案館查到了楊蜀翹、劉德新、劉曉嵐3人的名冊表、成績卡等學籍檔案。其中的楊蜀翹進入女師院時，已被江姐發展成中共黨員，解放後，她曾任成都華美女中校長和四川省政協副主席等職務。

照片為我們固化了歷史瞬間。
4位年輕女生神态自若，满面春風。誰會想到，她們身處的年代有著那樣的血雨腥風。
和幾位大學生校友一樣，江姐——江竹筠一直在歷史的深處微笑着。
那樣的真誠而從容。